

● 燕赵文学书系 (二)

龚富忠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秦皇岛思绪

●
董宝瑞 著



秦皇岛思绪

董宝瑞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北京

(京)新登字145号

燕赵文学书系(二)

秦 皇 岛 思 绪

董宝瑞 著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印 刷：石家庄市矿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0.0625

字 数：245千字

印 数：1—2000册

版 次：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08—1745—2/I·453

定 价：10.00元

目 录

第一辑 山风海韵

海岳吟.....	(3)
雄关咏.....	(7)
秦皇岛思绪.....	(12)
北戴河词话.....	(20)
韵采独具之照.....	(26)
五峰长翠.....	(30)
懂情的花.....	(36)
踏青曲.....	(39)
水晶竹寄情.....	(41)
献上五峰的水晶石.....	(44)
五峰的盛典.....	(50)
圣洁情思凝五峰.....	(55)
碣石观海.....	(60)
观海篇.....	(68)
迷人的黄金海岸.....	(72)

秦皇岛思绪

黄金海岸的憧憬·····	(76)
七里海遐思·····	(79)
金山海市·····	(84)
天马湖散记·····	(89)
天马觅踪·····	(92)
寄语南戴河·····	(96)
车过白塔岭·····	(103)
古城寻踪·····	(105)
我心中那湾碧水·····	(108)
夜宿仙台·····	(112)
家乡的鳊鱼酒·····	(119)
酿蜜歌·····	(125)
醉人的梨花香·····	(131)
无限诗情画意·····	(134)

第二辑 智水仁山

“五家坡”的思念·····	(141)
故居情思·····	(146)
车过雷庄·····	(152)
梅花岗幽思·····	(154)
“小长城”随想·····	(159)
樱桃沟觅幽·····	(162)
潘家峪的葡萄·····	(165)
清西陵散记·····	(169)
黄鹤楼一瞥·····	(176)

灵渠赋.....	(180)
静默漓江.....	(183)
美在鼇头渚.....	(189)
幽幽兴福寿.....	(195)
寒山寺诗韵.....	(200)
洛阳觅迹.....	(207)
开封掠影.....	(215)
香山寺思情.....	(220)
白塔恋情.....	(226)
永不凋谢的花.....	(231)

第三辑 悠悠情思

无声诗斋.....	(237)
有竹人家.....	(241)
诗人的仰止.....	(247)
水仙恋情.....	(251)
吊兰赋.....	(255)
野菊情.....	(257)
我心中的小湖.....	(259)
登山乐.....	(262)
贺年片随想曲.....	(264)
梦系老河湾.....	(267)
难忘的笑脸.....	(281)
老虎石的笑声.....	(283)
觅回那匆匆足音.....	(289)

秦皇岛恩绪

泪洒朵朵山花.....(297)

又是立秋悲凉时.....(301)

永念故人远.....(309)

后记.....(313)

第一辑 山风海韵

海岳吟

世上能把白浪滔天的大海，与黄沙滚地的大漠一脉相连的，恐怕唯有那似巨龙雄踞祖国北方万里山河的长城了。长城，挟天地之灵光，携海岳之神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大漠与大海之间，颇有凛凛不可欺凌之气势。这就难怪不知古代哪位英雄豪杰，策马挥鞭长城之首老龙头时，仰天长啸，赫然写下“天开海岳”这4个气贯长虹、恢弘磅礴的大字了。

11年了，第一次伫立在这块无名石碑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年乍暖尚寒时节，我偶有机缘涉足老龙头上的宁海城遗址，徘徊不知何往。待我试图寻觅曾经悬有“胸襟万里”等匾额的澄海楼踪迹时，蓦然发现一块砖裹的石碑兀然挺立于古城残壁之上，面对大海岿然不动。天开海岳——那深深镌刻其上的4个颇带柳体风味的工工整整的大字，重重击中我的心脏，一下摄住了我的魂魄。这碑无上款、下款，不知何人何时所书，字也写得算不上奇特，却充满震撼人心的神韵，似笔笔千钧，字字万鼎。海岳

大开，借力于“天”的鬼斧神工，似顺理成章。可我总觉得，执笔者讴歌的主要是蕴藏于“天”字中间的“人”字：“人”，顶天立地，加“工”变为“天”。毫无疑问，这既是对祖国山水的赞美，更是对令天地惊诧的人工的礼赞。霎时我觉得，高山、大海、长城……还有全中华民族的铁臂铜躯，都山呼海啸般向这里凝铸。海岳大开，龙腾虎跃，一部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华夏史，如在眼前翻卷。刹那间，海涛无声，高空无音，山无颜，地无色，独有这丈高石碑薄霄汉，泣鬼神，震鲲鹏，慷慨悲歌，威武不屈。谁说老龙头城毁楼坍，荒凉满目？这神圣而庄严的巨碑，不正是中华民族那顶天立地、气壮海岳的堂堂正气的化身么！

老龙头，曾是中华儿女的骄傲。英名与长城永铸的明朝名将戚继光，令人以铁釜为基，在寿达30多亿年的山海关古陆遗留的混合岩上，筑起了雄姿凛凛的宁海石城；后来，又有人在宁海城临海高台加筑金碧辉煌的澄海楼，使这个长城巨龙之首更加耀眼夺目，熠熠闪光。谁也没有想到，3个多世纪后，这些壮美博大的建筑，竟被远渡重洋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毁于一旦。这不能说不是华夏子孙的耻辱。古老的城堡和显赫的楼阁只剩下斑斑残痕，御碑皇匾了无踪影，唯有它——这块上书“天开海岳”的无名石碑依旧傲然矗立，独立不拔，用不屈之躯昭不屈之魂。当地的人都说它是一方神碑，是谁也击不碎、推不倒的神碑。据传，英国侵略者占领老龙头烧杀一气后，见这碑依旧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就找来几匹洋马把它拽倒。这碑舒舒服服躺了几天，权作小憩。不想，这几夜老龙头的冥幽空中，常有巨手伸向英国哨兵，将其撮起抛向海中。如此几夜，英兵魂散魄飞，慌忙恭恭敬敬地把这碑重新竖起，日日顶礼膜拜。这显然是当地老百姓为显示这碑的神奇而杜撰的民间传说，实际上不屈的是“天开”的

“海岳”，不倒的是中华民族的英灵。它，只不过是替雪国耻的长城子孙万众之心的象征。

这神碑的书写者，已不可考，也不必细究。有人说这是唐代名将薛礼征东时所遗，有人说出自戚继光的巨擘，还有人说……似乎都离不开将军。实际上这碑不可能是唐碑，戚继光的手迹亦非如此（有天马山的遗墨可较），更非清朝那个皇帝的御笔。这是一个无名氏的杰作，是亿万中国心的结晶，是中华之魂的铄金石，是开天辟地之精灵。这样的碑能不重吗？能不神吗？能不引人自豪而热血沸腾吗……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那石碑的，待步下残破的城垣，跃上海中遗落的块块托城巨石时，心中顿生悲怆雄壮之感。那天，风大浪高，涛声惊天动地。在巨澜翻卷、狂风飞降之际，那些曾被滚烫的铁水扣铸在一起的矩形方石任凭浪打涛拍，悲歌长吟。

在石涛的轰鸣中，我迈着沉重的步伐，与那奇迹般遗存在老龙头伤痕累累的颈首上的石碑告别，心中真是壮中有悲，悲中有壮。

“天开海岳”！你是神州乾坤，你是无数长城儿子心中的丰碑。

时光荏苒，岁月更新。待我近年重登老龙头时，宁海城、澄海楼重修一新。那复原的探海城楼，游人如梭，笑语飞扬。我挤在人群中，找着，寻着，终于在石城平台上找到了那方移置在澄海楼前的神碑。比起澄海楼来，这碑显得是那样古朴、短小，又是那样简陋无奇。可我老觉得它依然是那样光华高大，那样庄重神奇。我甚至有点埋怨筑城建楼者了，何苦把老龙头又弄得这样豪华阔气、热热闹闹，有这样一块凝聚历史万千镜头的神奇的石

秦皇岛思绪

碑，不就足以显示沧桑之风韵了吗！

不知怎么，我心中至今刻着的老龙头，仍旧是那悲歌与壮曲
交织的高耸奇碑。也许，这就是历史的神功吧！

“天开海岳”——你永远值得人们高歌低吟！

1991年8月31日

雄 关 咏

记得平生首次登上天下第一关时，恰逢共和国10周年大庆，登关揽胜的人，脸上除了笑还是笑。

笑声，是对雄关最美的礼赞。

那时，我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少先队员，还不知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这枕山襟海的雄关有着极密切的关联。不然，也许我会笑得更响更亮，更脆更甜。

自在雄关留下孩提时的笑之后，30余年间，我又在其上不知留下多少惬意的笑声。不知怎么，每次去山海关归来，我心中都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多年来，见了雄关，我不仅由衷地想笑个不住，而且还很想为其唱一首心中的歌。

苦苦难觅的，是这歌的主旋律。

颂其雄壮么？古今无数诗文似已述尽；

谈其历史么？其荣其辱几乎有口皆碑；

赞其今颜么？当代并不乏佳文丽章时时问世……

一次次铺纸，一次次搁笔。

终于有一天，我被一些知情者揭示的这雄关在决定中国人民新的命运的历史关口所起的神妙作用震惊了，叹服了，心中涌起歌的大潮。

那是4年前的槐花飘香时节，雄关迎来了一批解放战争初期在这里留下战斗足迹的军旅中人。他们不是当年在雄关留下最美的笑声的将军，就是在雄关立下了不朽战功的勇士。他们重逢于古城山海关，重登天下第一关，是为回味一场鲜为人知的战斗，也是一场被人忽略却意味深长的战斗。

其实，那场战斗的整个过程并不复杂。

——1945年8月30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半个月之际，坚持战斗在滦河以东地区的一支八路军部队率先挺进东北，绕道九门口在山海关外的前所车站与苏联红军一个分队会师以后，决定联合行动，一起收复山海关。中苏联军兵临天下第一关，有如惊弓之鸟的日军拒绝向八路军和苏联红军投降。战斗在黄昏时分打响，日军无心抵抗，伪军不堪一击，红旗很快插上雄关城头。晚霞烧满天空时，被日寇盘踞12载零8个月的山海关，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这样的战斗，在当时来说，已并不算新鲜。倒是中苏两国共产党的部队联袂作战，前所未有。这场战斗，也正是滦东子弟兵凭着一腔胜利豪情，在苏联友军的配合下，一鼓作气而拿下的，否则不会这样顺利。但是，地处“辽蓟咽喉”的这座关城及时回到人民手中，毕竟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解放。这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甚至关系到一个旧的国家的消亡，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公元1644年，即在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推翻明朝统治那年，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清军，就是因

为吴三桂拱手让出山海关，使其得以问鼎中原，夺得天下的。如今，这个军事要塞被中苏革命武装一举夺得，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作用说大也似不大，说小也并不小。随着山海关被出其不意地攻克，出关的大门洞开。自京奉铁路修通之后，山海关就成了连接关内外铁路的交通枢纽。“土八路”开了“洋荤”，短短几天，滦东抗日部队就在两个“老红军”率领下，从山海关乘坐临时编组的超长列车，一路风驰电掣，直驱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沈阳。有了真正的“飞毛腿”，这支先遣部队把挺进东北的速度一下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当时，在苏联政府出兵东北时，国民党政府曾与其签订一个条约，规定东北的主权只准由苏军接管，然后移交国民党政府。在这种背景下，闯入沈阳的这些八路军将士开始没有受到苏联红军的礼遇并不奇怪。好就好在，飞天而降的八路军指战员据理力争，几经周折，终于以“东北民主联军”的名义，取得合法驻军地位。这一举动非同小可，其战略意义妙不可言。这标志着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开进东北找到了一把金钥匙。同年9月14日，率军进驻沈阳的曾克林将军，借与苏军代表飞赴延安之机，向党中央汇报了部队进入东北的情况，以及苏军默许的态度，为党中央及时了解东北新的形势，迅速调整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情报。很快，党中央抓住攻下山海关之后开创出来的“千载一时之机”，决定“北进南防”，“迅速地争取全东北”。刹那间，从延安直飞东北的，从山东赶赴东北的，从河北直接进入东北的，以及从中原各地奔向东北的干部、战士成千上万，几乎是海、陆、空齐进，而山海关成了一个重要兵站。这一战略措施的实施闹得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待其依靠美国军舰向东北运送兵力时，共产党的众多重要干部，八路军、新四军的大批主力部队，已抢先一步控制了东北的局势，把国民

党军队阻挡在山海关一线。据说，当时千军万马昼夜兼程出关的繁忙景象，比3年后东北大军进关的雄壮场景，毫不逊色，这一出一进，基本奠定了3年解放战争的胜局。

这就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基本结束时的一次攻关战斗，这是一场鲜为人知的战斗，也是一场多年被人们所忽视的战斗。显而易见，若没有当年雄关的几声枪响，就极可能没有后来辽沈战役的连天炮火，也没有天津、北平的接连解放。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战争中蒋家王朝覆灭的丧钟，是从古老的天下第一关敲响的。诚然，即使在300年前，改朝换代也绝非是一关洞开之事，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像山海关这样的战略要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并非无关痛痒，往往起到定乾坤的作用。毫无疑问，倘若山海关没有适时解放，人民军队也不会坐视国民党军队独霸东北这个战略重地，迟早也要插进白山黑水之间。可那样的话，就很难抓住“先机之利”，把握住东北的大局，进而稳操在全国的胜券。有幸的是，历经沧桑的雄关，把这昭示赐给了坚持在敌后抗战的人民子弟兵，而人民子弟兵没有辜负雄关的重托，一下就抓住了“千载一时之机”，让历史顺其自然造福于国家和人民，谱写了一曲令千古感慨的雄关咏。

当初不顾一切地扑向这雄关的将军和勇士，把红旗插上这巍峨挺拔的城楼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仅雪耻了雄关被吴三桂出卖的奇辱，而且使雄关在无意中成了新中国的功臣。

他们是在这雄关留下最美的笑声的人，也是为这雄关唱出最动听的壮歌的人。

雄关，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不仅扬眉吐气，而且披红挂彩，开始演奏积蕴600年的交响曲。

这交响曲，一直在雄关的上空回荡。高山、大海听得如醉如